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金人入寇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離不分道入寇初斡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離不遂請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旣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

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
眾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卽決意南侵以諳班
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爲右副元帥
谷神爲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爲元帥右都監自雲
中趨太原撻懶爲六部路都統闍母爲南京路都統
劉彥宗爲漢軍都統幹離不監闍母彥宗兩軍戰事
自平州入燕山 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
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
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
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

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庭
參如見金主之禮旣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
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
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卽去我自遣人至
宣撫司矣擴還具言於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
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旣深恨本朝結
約張穀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
禦貫不從旣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
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
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

東河北以大河爲界庶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爲卽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旣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畱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便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畱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

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己酉金幹離不入檀薊州

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

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迴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眾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節已萌兇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

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
轉運使呂頤浩降金幹離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
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離不旣得藥
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圍
太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至境上遇幹離不兵脇之
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直立反覆論辨不
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
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徇義
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
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

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擁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盍畱以衛根本不從 戊午以皇太子桓爲開封牧帝以金師曰迫爲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感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稅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 己

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
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
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
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
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
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卽命
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
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於黨
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
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

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維己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眾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

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
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爲河北
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
直赴汴京應援 庚申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
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
委太子以畱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
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
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
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
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卽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

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猶可保帝意遂決 辛酉宰臣

奏事帝畱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於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爲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遣給事中吳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幹離不欲還郭

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甲子金將
幹離不陷信德府粘沒喝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浙
募兵入衛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
失白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
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戊辰
金幹離不陷相濬二州威武軍梁方平帥禁旅屯於
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
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
何灌帥兵二萬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

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
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
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
州 己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幹離不渡河卽下詔
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
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兵出
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
並依眞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
吳敏副之聶昌參謀軍事 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
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庚午上

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卽以是軍白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時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爲自全計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宮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